

中國夢

八场写意话剧

孙惠柱 费春放

人 物：

明 明 移居美国不久的中国女演员。

John Hodges 美国律师，在剧中他又扮演如下角色：

志 强 中国山里放排人；

外 公 明明的外公，美籍华人；

Mark 美国青年；

记 者 美国小报记者。

布 景 空舞台，右前方（演员视角）有个多功能平台。一架古筝始终在右后方。更多的场景/意境由空中悬挂的绳子群营造出来

楔子

【场灯收，古筝音乐在暗中起。暗场的时间超过了观众所习惯的长度，台上隐隐传来紧张的声音，让人怀疑是不是出了事故。后台传出 John 焦急寻找的声音。台上的灯突然大亮。

John Damn it!（满头大汗跑上，自言自语）My God, I found it!（看到古筝演奏家）总算找到开关了！不好意思，这破剧场，外外……外百老汇！（在她眼神提醒下注意到观众）哟！Sorry！ Hi，女士们，先生们，welcome。My name is John Hodges，中文名字叫——郝志强。（压低嗓门）一会演出结束后，要请大家帮个小小的忙……

【明明从下场门探头一看，突然看到满台观众，意识到自己穿帮，干脆举起手摇一摇和大家打招呼，大大方方走到古筝旁候场。

John ……给我们的女主角热烈的掌声，all right?

明 明 John，你在说什么呀？

John 没说什么，欢迎我们的客人。

【明明突然弹一下古筝，然后潇洒地走过来，舞蹈。

John 哇！这就是我的女朋友，明明，她来自中国……

明 明 其实我有四分之一的美国血统，我的外祖母是美国人。

John 不过她是在中国长大的，她是个杰出的中国明星！

明 明 Come on, John! 早就不是啦，我现在是美国商人，开餐馆，在……

John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她放弃了美丽的中国艺术去经商，我说这是……

明明 莫名其妙？难道只有穿旗袍、唱京剧才叫……

John 不不不，你穿什么、唱什么都行。（对观众）等着瞧吧，就她这个人，她的经历、她的梦……就足够一出绝妙的叫你又想哭又想笑的戏了。看完以后，请你们帮我说服她别……

明明 你们可别光帮他来说我呀。他这张嘴已经够厉害的啦，他是个律师！哎！你倒说说你为什么当律师呀？

John 哎！说好了的，今儿只谈你的问题。（把明明推到身后）为了说服明明，特地请大家来观赏这场演出，让她看看她在美国舞台上的魅力有多大——（站开一步，伸手介绍明明）

明明 （轻声）你就少说两句不行吗？（John 耸耸肩走开去）不好意思，我当然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戏。其实也算不上是戏，不过是些片断，从我的生活和梦里拣出来的……（John 回来）当然也有他的……

John 所有的男配角都由我来扮演，女主角就是——明明。

第一场 独木舟俱乐部

John 第一场是在我那独木舟俱乐部。那是我请明明的第一次约会……景——笨！（指挥电动换景。古筝配乐。他站着教明明学划桨）One、two、one、two……

明明 （坐在平台上学他划桨）One、two、one、two……自从开餐馆以来，第一次腾出一整天来，大老远跟他来到这儿，又不下河，坐在这独木舟模型上白白地使傻力气。

John 当然要下河去划真的独木舟的，可首先必须在这儿学会划桨，这水可是真的。（用水泼她）

明明 （用水泼他）你以为我从来没玩过水？咱们下河去，用真船赛一赛？

John 比赛？今天不行，Maybe tomorrow? Alright?

明明 那不行，我得回去看我的餐馆。

John 不去就不行吗？

明明 倒也没谁逼着我……可我有点不……（看到他一步步靠近）放心！（John 立刻止步）来吧，赛一赛，就现在？

John 干嘛这么急呀？要是你不想练这个，那就歇会，聊聊天也行。

明明 你这么老远开车过来，就是来坐这假船上聊聊天？该不会是怕跟我比赛吧？

John 就是呀。明明，你可实在不太像个中国姑娘，这么好斗……

明明 什么？

John 不不！是“好胜”吧？

明明 什么意思？

John 人家说，中国姑娘总是温柔谦恭、含情脉脉……

明明 所以，你要请个“中国”姑娘来和你一块儿度周末？

John 哈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中国姑娘是多么不寻常吗？
明 明 “不寻常”？好像是个中国通嘛！Do you speak Chinese？
John 马马虎虎。
明 明 啊！你去过中国？
John （看着她怀疑的表情，犹豫）“去中国”？
明 明 去过吗？……这么简单的问题！Yes or no，还要想？
John No no no，我是说……
明 明 真的吗？
John 真……真不好意思……
明 明 不好意思？因为没去过中国？难道中国对你们美国人有这么神圣？
John 那倒未必，可是我……学过点汉学……
明 明 哦？怎么不早告诉我？
John 早告诉你又怎么样？（见她沉默）怎么？不高兴了？
明 明 我在想，你到底为什么对我有兴趣。是我这个人还是我的出身……
John 你以为我找你就因为你是中国人？No！反对！好吧，我保证，不问
你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甚至连 China、Chinese 这些词儿也不说！
OK？
明 明 还挺认真的嘛，要是犯规怎么办？
John 犯规就罚呀，罚掉水里。哎，你也一样噢，要是你先说到“Chinese”……
明 明 得啦得啦，还是留神你自己的嘴吧。
John 好！（对观众）你们可都听见了，到时候要给我作证噢。
明 明 我才不会耍赖呢。来吧……我们谈些什么……（住口，沉默）
John （与她同时）那我们谈些什么……（住口）还记得上回去酒吧吗？
你多会说呀。
明 明 鬼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会跟你这陌生人说了那么多话，真傻……算了，
还是去划真船吧，比赛！（站起）
John 可你一定要先学好基本动作才能下水，这是俱乐部的规定。
明 明 就是说，一定得背熟菜谱才能做菜？这就是你的美国方式？
John （狡黠地）那……什么是你的方式呢？
明 明 你是说我们中……哼！想诱我上当呀，才不想掉水里去呐。你要不
是怕跟我比赛，就弄两只船来呀。还以为你们美国人都……
John 你不也是吗？
明 明 我当然是——美国人…… No！反对！
John （狡黠地笑着凑上前去）那你是……
明 明 哼，我比美国人还美国人！不是吗？“好斗”！（托起他的下巴）
John 我好像不太懂了，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模仿美国人呢？
明 明 我保证——你、会、懂、的！
John 我、不、懂。

明 明 你不是个律师吗？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John 可要是碰到你这样厉害的对手呀，我的眼睛就瞎了。

明 明 得了吧，你不早把我“看透”了吗？（冷笑）“模仿”美国人！哼，我生来就这样！你以为我们都只会“模仿”别人？

John 你是说你们……

明 明 我们中……咳！我干嘛老往这上头撞呀，叫什么魂缠住了不成？

John 明明，想不想听个故事？

明 明 什么故事？

John 可以说是我自己的故事。

明 明 OK。

John 从前有一天，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一起生了下来。那影子老跟着他，走到哪儿跟到哪儿，站在哪儿也盯着那儿。那个人讨厌他的影子，生着法子要摆脱它。他想，如果他跑得快些，也许就能甩掉这个影子。他跑哇跑哇，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可那影子也越跑越快，就是死死地咬着他不放。终于，他跑得筋疲力尽，倒在地上——死了，和他的影子一起……

明 明 等等！你这“影子”是在“影射”什么吧？

John 是吗？你觉得……

明 明 是说来教训我的吗？

John 是我自己的故事。在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里，我真是想甩掉过去的一切。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连一分钟的闲暇也不留给自己，就怕过去的“影子”罩着自己的现在。

明 明 后来呢？

John 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变成了一只蝴蝶，飞来飞去，在鸟语花香中，在小桥流水间，悠哉游哉，好不快活，完全忘了自己是谁，是干什么的。（古筝拟电话铃声，他伸手拿起）我惊醒了，又变回到我自己，半夜里也在交涉伦敦客商的生意。那一夜我再也没能入睡。我想，我是梦见过自己变成蝴蝶的律师 Hodges 呢，还是在梦中变成了律师 Hodges 的蝴蝶？

明 明 多深奥，多诗意的问题呀。再说一遍……

John 我在想，我究竟是梦见过自己变成蝴蝶的律师呢，还是在梦中变成了律师的蝴蝶？

明 明 不，你撒谎。这根本不是你的故事。

John 你怎么知道？

明 明 我也不知道……可我就是不信！

John 你不信有这么个故事？

明 明 什么叫“有这么个故事”？在哪儿？这故事哪儿来的？

John 你不是觉得这故事很美，很有诗意吗？

明 明 是的，可也是苦的，辣的，触心触肺的！哼，一个美国人的故事怎么可能对我如此地触心触肺呢？

John （平静地）对了，这不是美国人的故事，是中国的。

明 明 （激怒地）你这是……

John 两个故事都是中国的，庄子的。你读过《庄子》吗？

明 明 （窘）哎！掉水里去，你犯规了！……我讨厌你！

John （慢慢地解纽扣脱外衣）我喜欢你。

明 明 你想干嘛？真要跳水里去，把我一个人丢在这死船上呀？

John 那怎么办？难道要我第二次犯规吗？

明 明 你……太坏了！！

John 哈哈，现在，给我讲些中国的事儿吧。

明 明 你一个美国律师，干嘛对中国的事这么感兴趣？做中国人的生意？

John 我只想听你的故事，你在中国的故事……比方说，你在那儿，也划过独木舟吗？

明 明 （慢慢摇头）我只记得放竹排——在那窄窄的、急急的、曲曲弯弯的小河上，在那青青的、密密的、层层迭迭的山林间……噢，我老想把它忘了，可是，一点也没忘……（不觉站起来，开始了湍急河流上的放排舞——戏曲和现代舞的结合，渐渐隐去）

John 噢，明明在中国山里的小河上放过“排”……“排”是竹子扎的，既是货物，又是运输工具；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在绳子上挂上竹叶，然后下）

第二场 竹排与小河

【明明放排上，她先是手持竹篙自如地滑行在较为平静的水面上；一会来到一个水声轰鸣的跌水前，她犹豫，欲退，使劲把篙向前撑去。眼看就要抵挡不住身后大水奔腾而来的力量，她慌了。

【志强突然一跃而上，落在她前面，一手撑篙，一手把明明往岸上推去，然后一松篙，让竹排向前冲去，他点住竹排，把它绑在一块大石头上。

明 明 （惊魂未定）谢谢你救了我……救了我的竹排。

志 强 放排人不说谢，放排人靠的全是这河。（突然发现）啊，你……你一个妹子，到这河上来做什么？

明 明 我也说不清楚。一定要回答么？（掏出挂在脖子上的怀表看）

志 强 千百年来，从没女人放过排。

明 明 女人就是不行，还是有啥迷信？

志 强 放排不是轻巧活，人人都能做。（注意到她的怀表，好奇）

明 明 那当然。可我不是人人，人人也不都是我。（让他看脖子上的怀表）

志 强 这话倒是没错。（凑近看，窘，走开，旁白）要是人人都有她这般俊

俏……不过，刚才那也太险了，谁叫你来做这个？

明 明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怕你没耐性。

志 强 你是怕我粗人听不懂细话？

明 明 哪能呢？我是记挂我的排，不能误了七点。

志 强 七点？放排还限时间？

明 明 这是军垦农场的纪律。

志 强 “纪律”……是啥机器？……好嘞，我来。（解缆）上路上路。（二人上排，开始轻松、优雅的放排舞）告诉我，你到底是哪来的？

明 明 我生在上海。知道上海吗？

志 强 当然，可不就是那最大的城市？

明 明 你去过？

志 强 没有，可好多竹排去了。

明 明 啊？

志 强 到了山下边，竹排就能接上大汽船，奔上海去了，你们那边盖大楼都要用我们的竹子搭脚手架的。这河连着上海呢……

明 明 啊？

志 强 水都是通的嘛。

明 明 （笑）那……没准哪天还可以放排到美国去呢，水也都是通的嘛。

志 强 美国！谁会想去那里？

明 明 我……我没想去那儿！

志 强 那当然，那里全是黄头发高鼻子的洋鬼子。

明 明 是吗？我……我也常给人叫做“美国鬼子”！

志 强 你可别吓唬我！

明 明 干嘛要吓唬你？我外婆就是个美国鬼子。

志 强 美国鬼子！（回过头看她）我这是活见鬼了？

【明明看到竹排要失去平衡，一把拉住他手里的竹篙，俩人抓住竹篙，让排回到平衡状态。

志 强 你咋会是“美国鬼子”？

明 明 我外婆是真的美国人，外公去美国留学时娶了她。我妈是在那儿生的！外公还在那儿。

志 强 你真的是……“美国鬼子”？（疑惑地转回身去，明明凑上前轻轻碰他一下，他一把抓住明明的头发，明明闪开去撑篙）她是跟这山里的妹子不一样，可我也没见过美国人呀。你……你见过你外婆吗？她也这么……漂亮？

明 明 只在梦里头见过，好难看！就因为她我才成了个“美国鬼子”！

志 强 因为你是这么个“美国鬼子”，他们就叫你来放排？天下哪有这样的理？

明 明 不，是我自愿的。我想躲开那人盯人、人咬人的农场，哪怕换个最难的活！爸妈从小就这样教育我，他们都是美国回来的顶尖科学家。我在戏曲学校也总是演主角。

志强 啊，你是唱戏的？能唱一段吗？

明明 早不唱了。劳动改造，替外公外婆赎罪去吧！

志强 劳动……改造？谁这么说的？……告诉我！

明明 没……没事……

志强 狐狸豺狗乱嚎嚎，放排人就不过大山了？这河上的活是老天给的，天底下谁能改它的性？

明明 就是，管他呢！

志强 这就对了。（哥们般一拍她的肩膀，突然愣住，慢慢拿开手）

明明 可放排毕竟难得多，他们还把“纪律”定那么严……

志强 别担心，我会助你一臂的。啥时候用得着我，“噢嗨”一声；哪怕我远在天边，也会赶到你的跟前。噢嗨——嗨——

明明 你叫什么名字？

志强 志强是我的学名。

明明 志强大哥……真谢谢你。我是明明，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上海人，今日起要跟你做山里的放排人……噢嗨嗨——

志强 （旁白）噢嗨嗨——我可不管人家叫她美国鬼子还是丑国仙子，老天给我送来的是个天仙般的妹子。

【双人放排舞以后，明明独舞，动作越来越熟练，刚劲，优美。

志强 有一天，明明对我说，你放排真“美”。我傻了，她真是迷上放排了。可她就是从来不肯唱个曲子给我听。

【雷雨声中，明明在发狂的河中奋力撑排，志强跳上去帮助，二人都被浪埋没，终于钻出来，把排系在河岸大石头上。雨停了，他俩全身湿透，筋疲力尽。志强拣来柴禾点起火，脱下上衣烤。明明也脱外衣烤，志强想要避开，明明伸手拉他，抓住他的衣服一角，也把自己衬衫的一端给他。他俩各拉住俩人衣服的一端，围着篝火烤着，慢慢像在梦境中翩翩起舞。

【明明把衬衫张开挂在竹子上——此时天上降下一件大得多的衬衫，遮住了两个羞赧的恋人。

【他们重新出现时，志强变成了 John，他狂热地亲吻、爱抚明明。

明明 （突然推开）不！别这样！这不是志强，志强不是这样的……

John （失望地）他是怎样的？

明明 你不……不会理解的。

【明明回到“衬衫”后面，John 下。

【在大布幕后面，两个影子相爱了，John 变回了志强。明明把怀表给他。

【一声炸雷带来了又一个浪峰。系着的排冲开去了。志强立刻从布幕后面冲出来，跃向河中救竹排。

明明 不！志强！不！太危险了！

志强 （大吼）这排是全村过年的钱箱，还有你们农场的“纪律”！（猛地推开她，在雨中浪中搏斗，姿态比平时放排更健美。他消失在风暴中，一会儿又在舞台上出现，随着竹排呼啸而下）

明明 （带绳子冲上朝河里抛去，但是太晚了）志强！志强！志强……他

走了，跟着竹排走了，跟着洪水走了！他……走得那么“美”，那么美！他喜欢我有一次对他说的话：“你放排真美。”真的一一哪怕是在他驾着最后一联竹排从我的生命中消失的那一刻。我总觉得老还看到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美，好像他还在呼啸着从那浪尖上飞去……我恨自己为什么从来没答应给他唱一支歌，我可以让他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的。可是……（她唱起《小河淌水》）

哎！月亮出来亮旺旺，亮旺旺！

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

哥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

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

（她边唱边在台沿走来走去，像是在河岸寻找逝去的志强）

哎！月亮出来照灯火，照灯火！

望见月亮想起哥。

一阵清风吹山坡吹山坡，

哥啊哥啊哥啊，你可听见啊妹叫阿哥，叫阿哥！

【唱第二段时，明明已经不是在山林里的河岸上，而是在一个体育馆里。但观众只看到舞台上的各色彩灯，听到她的摇滚式的歌声，随之是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喝彩声。

第三场 外公家的晚会

【这是外公家别墅外面的花园——小桥、流水、人家。

John （上，对观众）中国“改革开放”了，明明成了大明星，她的外公这才托人找到了她。明明告别了她刚刚赢得的千百万中国粉丝们，去美国……（隐去）

外公 （上）……来见我这个老外公。

【明明穿着簇新的衣服从屋里出来，有点犹豫。

外公 Hi，明明！怎么了？

明明 外公，Grandpa，I……my……

外公 我的姑娘终于出来了，好多客人在等着看你呢，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小孙女——（替明明整整衣服，定定神，然后带她走向观众）Hello，dear friends。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我万分高兴地向你们介绍，我最亲爱的小孙女儿，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的小孙女，明明！

画外音 （立即响起，中英混杂）Hi! Wow! How charming! Welcome! Welcome to America! Beautiful! 你好！欢迎！恭喜发财！Let's dance! Dance!

【舞曲起，外公示意明明可以和邀她跳舞的人跳，明明有点紧张，拉起外公的手来跳。一支舞曲后，外公让开。明明和看不见的舞伴跳舞，跳了三种不同的风格后，她累了，要外公向大家示意停下。

Mark (冲上来) No! One more! Last one! (拉起明明的手就和她跳舞, 舞步幅度很大, 看明明累了, 收势, 要带明明下)

画外音 No! No! Bravo! More dance! More!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明 明 那……我给大家唱首歌吧, 我可以用英语唱! (掏出一小纸片)

Mark 不用看英文了, 中文更好听!

明 明 (尴尬地收起纸) 那……我先把歌词用英语讲一讲?

Mark 不用了, 我们懂的, 艺术超越国界!

明 明 (有些害羞、紧张, 踏上秋千, 深呼吸, 开始唱。这次唱不同于前一场的唱, 显得娇媚, 甜美)

哎, 月亮出来亮旺旺, 亮旺旺!

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

哥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

哥啊哥啊哥啊!

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

(掌声和“再来一个”鼓励着她, 唱第二段时, 她变得十分自信, 还即兴加上一些舞蹈动作)

哎, 月亮出来照灯火, 照灯火!

望见月亮想起哥想起哥,

一阵清风吹山坡吹山坡,

哥啊哥啊哥啊,

你可听见阿妹叫阿哥, 叫阿哥……

【Mark 手持一束鲜花上, 挥着花束指挥观众们大声喝彩。

Mark 嗨, come on! 大声点, 再大声点! (转身对明明) 唱得太美啦!

明 明 Thank you! 你能听懂那首歌?

Mark 当然。一支甜美性感的爱情歌曲。

明 明 “性感”?

Mark Sexy! 你不懂?

明明 我……去问问我外公……

Mark 不不! 不用了。你怎么会不懂呢? 你的歌多性感啊? “想起我的阿哥在……身……上……” (转过身去, 做性感抚摸的手势)

明明 不不不, 不是“在身上”, 是“在深山……”

Mark 反正我爱听你唱歌, 太美了! 明明, 我是 Mark, 一会出去逛逛?

明 明 呃……马先生, 我想我最好先问问我外公, 好吗?

Mark 没问题, 他是我们家老朋友了……噢! 他说过, 今天你太累了, 那就明天吧, 怎么样?

明 明 马先生, 一会我跟外公说……

Mark 就叫我 Mark。哎, 你的英语说得真棒, 跟谁学的?

明 明 是吗? 小时候爸爸妈妈教了我一些, 后来……

Mark 哎！明明，想不想去参加演员招考？

明 明 哪儿有？

Yark 哪儿都有，买份报纸，明天就去，怎么样？

明 明 明天不是星期六？你们不是休息吗？

Mark 休息天招考机会才多呢，平时要工作呀。

明 明 什么工作？

Mark 端盘子，开 Taxi，当老板……

明 明 是吗？那些人都去考演员？

Mark 在这儿，哪个端盘子的不想当演员？

明 明 啊？那我得好好准备准备。是去考什么样的角色？

Mark 什么样的都有，管它呢，当演员首先要有应考的经验。

明 明 演一次考一次？

Mark 那是最幸运的，有的人考几十上百次才演一次。

明 明 啊！那……

Mark 不过你不一样，你是中国来的明星，你是特别的。

明 明 我特别？

Mark 对，特别才招人喜欢。走吧，先去吃点什么。要不我去给你挑点来？你外公叫的中国菜好吃极了。（下场口下）

明 明 刚到美国来，又吃中国菜？我真糊涂了。明天去考演员，我该穿中式服装呢，还是穿西式的？（她盯着身上的中国舞服装。上场口下。）

第四场 表演的艺术

【Mark 来到一个考场，手里捧着明明的包，为明明探路、排队。

【明明上，Mark 带她走进考场，明明把他推出房门，关上门。

【Mark 踮起脚尖透过窗子看她在里面表演，情不自禁模仿起她的动作。

明 明 （对观众中的主考官）Hi, I am 明明……Yes, 我学过各种表演风格，演什么都行……形体？（她表演一段音乐剧《群舞演员》中的舞蹈，突然停下）什么？OK, 我来一段《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她绘声绘色地演起这个妇女解放的先锋，无形中对准了在门外偷看、互动的 Mark。她先用讽刺的语调说）“跟以前一模一样，我是你的小云雀，你的洋娃娃。将来你也许会对她加倍地温和，因为她是那样地脆弱！托伐！我这才刚刚意识到，八年来我一直是跟一个陌生人住在一起，还给她生了三个孩子！Oh, 我简直要把自己撕成碎片！……”（被打断）什么？啊？好吗？谢谢……我不像个中国姑娘？你真有眼光。我是有四分之一的美国血统，我祖母是……下一个？Oh, thank you.（她耸耸肩，失望地开门出来）

Mark 咳，你不该说出你那点美国血统！

明 明 Why not?

Mark 谁会要个才四分之一血统的“美国演员”？就说你是中国人嘛！一说出这点美国血统，你就不是正宗中国人了。你那表演本来已经太美国化……

明 明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Mark 你可以做得更像中国人嘛。（学京剧青衣走路状，夸张得像是小脚女人）怎么样？

明 明 你这算什么呀！中国人这么丑？那还是看我的吧。（走刀马旦圆场）

Mark 嘿！太妙啦！一颗明星升起来啦！（鼓掌）

明 明 （边走边说）这就是美国人喜欢的“正宗中国人”？那我再进去给他们露几手，干脆讲中文！

Mark （止住她）算啦，咱们换个地方吧，今天不早了，该休息了。

明 明 噢……那咱回家吧。

Mark 急什么？哎，明明，中国人怎么 date？

明 明 对不起，我……

Mark 又要去问外公？不用，Date 就是一男一女约了出去玩儿。

明 明 就是约会！我懂了。可是，我没那种经验。

Mark 啊！你从来没交过男朋友？

明 明 （沉默有顷）我……从来没约会过。

Mark Really! 中国人不约会？

明 明 不不，中国人也约会的，他们……会去电影院。

Mark 那我们就去看个电影？

明 明 我……怕听不懂。

Mark 不会的，你英文这么好。我们可以找个比较形象的电影，光看就能懂的。

明 明 可我也不喜欢浅薄的电影。

Mark 那当然，我们不会去看“那种”电影，对不对？……对了，有个新版《人猿泰山》，那可不浅薄，也没多少词。

明 明 那是讲什么的？

Mark 人猿泰山！Tarzan，你一定听过吧？

明 明 嗯哼……

Mark 对呀。拍过好几次电影呢。我们看个最新的，你一定会喜欢。（与明明来到一个想象的电影院）

明 明 就这儿？

Mark 怎么？你是说这不过是个空场子？中国电影院都满吗？（空中降下“Exit”标记。他们蹑手蹑脚进去，在平台上坐下）快看吧，这是最有趣的一段。（明明打哈欠）你看呀！听不懂？噢，泰山这是从

森林里给她祖父找回来了。……（他一边说一边用形体动作模拟电影 *Greystoke* 里的镜头）他走下马车，和祖父拥抱，一大串客人和他打招呼，还要跳舞……客人们问他森林的问题，他英文说不清楚，就表演起来。（他跳上秋千学猩猩的动作和声音，好像回到了丛林里）

【明明的脸变了色，克制不住地站起来。

Mark 怎么啦？嘿，这是最有趣的一段！你听不懂？聋子也能懂了！

明 明 我不是聋子，我也不是瞎子！我懂，我当然懂，现在我全懂了！

Mark 你懂什么了？我怎么糊涂了？

明 明 当然咯。你笑得那么高兴，就像昨天的晚会上一模一样……

Mark 你说什么？什么意思？Oh, shit！对不起，我……不是那意思！

明 明 什么？你说什么？

Mark 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在笑你，真的！

明 明 我不是问这个，我问你这句话之前说的那个词！

Mark 这句话之前说的那个“词”？我说了啥啦？Oh, shit！（突然意识到错在何处，沮丧地）Shit，就这个？

明 明 那是什么意思？

Mark 你问我 shit 什么意思？Oh, shit！你要是不懂，我也不大方便解释给你听……噢，不不！其实没什么意思的，不过是个口头禅，大家都……

明 明 你不用解释了，我懂了。谢谢你的电影票。我回家了。

Mark 好吧，走吧，没关系。

明 明 不，没要你跟我一起走。你可以看下去呀，笑下去呀。还有，爱说什么样的口头禅都可以！

Mark 我到底说了啥啦？Oh Shit！这电影我早就看过了，这不因为陪你来才来的吗。

明 明 太谢谢你了，马先生。不过，我可没要你陪我来。现在，我也想一个人回家去。

Mark 好吧。你知道你的家在哪儿吗？

明 明 （过敏地）我的家在哪儿？……

Mark 你知道吗？

明 明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往外冲去，被 Mark 挡住）

Mark 我叫个 Taxi 送你回去吧。

明 明 不。谢谢。我会走。

Mark 走？！你知道有多远吗？

明 明 我不在乎。反正我也是山林里练出来的。我能走，管它多远！

Mark 可你找不到的，明明，不管你多么能走！你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明 明 我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家在哪儿！你说的对，我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Mark 好啦，那就跟我走吧。

明 明 不！你看着吧，我会找到我的路的。你走你的吧！

Mark （掏出钱）唉，如果你硬要这么说，我就不送你。可是请你一定要拿着这些钱。不管什么时候你迷了路，可以叫个 Taxi。只要有钱，总能找到你的家的。

明 明 不！我怎么能拿你的钱？

Mark Please！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在美国。你要是没这些钱，我怕你永远也到不了你要去的地方。你不是刚从中国来吗？身边没有几个钱的，是不是？拿着吧。（把钱放在秋千上）

明 明 （下意识地摸摸身上，脸变得刷白，难堪的沉默）谢谢你，我以后一定还你，加上利息，我保证！马先生……（突然冲到秋千前抓过那钱，低头往外冲去）

Mark （追了两步）你……真抱歉，明明小姐……Shit！噢！（正要用手走，突然发现平台上的包）哟！差点忘了这包呢……嗨，这是她的！（走过去捡起来打开，发现里面一叠明明的大头照简历，拿出来仔细看，被里面清纯的照片迷住了）哇，这才叫“甜美、性感”呢，我要去找她！（下）

第五场 Fountain 餐馆

明 明 （着西式裙服上）Hi，现在你们认识我了？那天我是不是太敏感了？我还真是用了他的钱才回到了外公家，那“马先生”，好心好意又傻里傻气地，在我刚到美国的第二天就干净利落地打碎了我做中国艺术家的信心和在美国成功的希望，连人家通常都有的头两个星期的快乐都没给我……（调侃地）“Shit！”其实，我还真得感谢 Mark，他那么及时地让我看清了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严酷现实——外公家不是我的。他要供我上大学，可我怎么能在老外公身上？我一定要独立，像美国人一样挣钱！谢天谢地，外公给我买下了这家餐馆作见面礼。虽说只是个小小的中式快餐店，总算可以踢开第一脚了，赚到了钱以后干什么不行？OK！首先我把店名改了。Fountain，源泉，运气和财富的源泉！（她走向柜台后，放出美国流行音乐）李师傅，厨房都准备好了吗？

古筝拟声 好啦！

明 明 好啦！（看表）还有时间，再来复习一下菜单：
Fountain 供应各种茶，
酸甜苦辛还有辣。

咖啡更是多元化，
品种至少二十八。
英法德意西班牙，
巴西秘鲁巴拿马。
还有各色软饮料，
果汁汽水加冰沙。
杯子任选小中大，
鲜榨果汁就来一扎。
橘子汁苹果汁葡萄汁西柚汁 Seven up，
黑樱桃水蓝樱桃水沙士汽水 Coco Cola!
还有健怡山露水健怡妖精水健怡百事可乐健怡减肥茶，
噢，No！我不该对你说这话——

你看你这么苗条，我都要嫉妒了！请等一秒钟，马上就来为你服务！
（转身）什么？你问 General Chicken？真有眼光！可别当这词 General 是“普通”的意思噢，这 General 可是一位大将军，“将军”鸡！我们还可以做出各种特色……请等一秒钟，马上就来！OK，这位先生请，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要将军鸡？好，外加辣卤汁？行。（边念边打字）很快，两三分钟。好，春卷，要炸得老？当然！（对顾客）喜欢什么饮料吗？OK，中号百事可乐。谢谢。（收钱）下一位请。对不起？噢，将军鸡，好，少点卤汁，不要辣，法国薯条，要嫩。下一位请。你只要鸡黑肉，还要白的浓卤汁？可是，将军鸡都是鸡白肉和红卤汁……噢，对对，我是说过什么都可以特别做，OK OK，谢谢！（当她把钱放进存款机并取找头时，机器卡住了）Jee！真讨厌。（敲一下机器）

顾客的声音 骂谁？Shit！

明 明 对不起，我在跟我的存款机说话，在我的餐馆里谁也没有权力骂人。这是你的找头。万分感谢。啥？错啦！对不起，请等一秒钟，马上就来！（对另一方向）什么？春卷炸焦了？怎么搞的？OK OK，马上换一个！（转身对内）换一个春卷！

厨房内声 不是打了要老的吗？换什么？

明 明 请等一秒钟，马上就来……（对另一方向）什么？法国薯条是生的？好好好，给你换一份。

厨房内声 换什么？这显示的是要嫩的！

明 明 什么……（电话铃响）请等一秒钟，马上就来！（接电话）Fountain 餐馆，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什么？卫生局？（立刻捂住嘴，走出柜台躲到一角）我们这儿有蟑螂？要关门清洗！这怎么可能？我刚出钱请人来清洗过，今天才刚刚开张！对不起！请你等一秒钟，马上就来！不！不！不！请不要走！一秒钟，请等……一秒

钟……（她想阻止顾客离去，但失败了。她扑倒在柜台上。）

【死一样寂静。琳琅满目的介绍照片消失了，代之以雅致的装饰和吊灯，色调幽暗，一簇簇地。梦一般的中国音乐。明明缓缓站起来。

明明 （她脱下外套，露出雅致的绣花衬衫）是从梦中醒来，回到现实，还是在现实中闭上眼睛，做个美梦？反正不一样了，小小的快餐店变成了高级正餐厅。Hi, good evening, Jane! 怎么来这么晚？噢，那太好了，祝贺你！（拥抱“她”）你的朋友早来了。这是我的新领班，Tony! 他英文说得挺溜呢。（另一方向）Hi, good evening. 不过……不瞒你说，我们快关门了……什么？是那么老远赶来的，那一定要照顾一下，这边请。是怎么听说我这餐馆的？什么？就来看我？噢，我真是太荣幸了，我让领班马上来招呼你们。嘿，Bob, 就走了？这么急？噢，那是得赶紧，下次再付账吧。祝你好运。噢，谢谢。（示意他走向收银台的方向）谢谢，好，下次再来，谢谢！Good night. Night...night...night...（长长地舒一口气，走到柜台旁边，靠着墙微微合一下眼）

【记者下场口上，戴着墨镜，吹一声口哨。

明明 先生，对不起，我们关门了。

记者 那么，在看到我来以后……

明明 哦？也许你是有点特别……

记者 不认识我了？见到我，我还以为你会……

明明 很抱歉，我好像还没这个荣幸？

记者 我是从“Herald”来的，我们报纸开了个餐馆评论专栏……

明明 是吗？你是记者？那没说的，免费供应晚餐。

记者 免费晚餐？（坐下，用手去触明明的身体，要她坐下）

明明 （轻轻闪开）记者先生，请点菜吧，我们已经……

记者 明明！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就因为我换了套装束？（站起）就几个星期前，好几次你对我就像是搂着肩膀的哥们似的，（搂住她的肩膀）可在那些温情言词的背后，我感觉到了一丝冷漠……

（伸手去摸她的下巴她，被她推开）冰一样的冷漠！（摘下眼镜）

明明 （似曾相识，又不能确定）哎哟，是你呀！我怎么会忘记你呢？你的声音怎么变了？故意逗我……

记者 猜猜，哥哥我给你带什么来了？一个机会，一个多少人在那儿拼命抢的机会。

明明 我哪有工夫……

记者 是吗？那……就算啦……（做欲离开状）

明明 说来听听怕什么？

记者 百老汇巨片《东方小姐》！知道是谁导的吗？（故作神秘地咬耳朵）我哥儿们，他托我帮他选角，酬金是这个数——（比个手势）

明 明 你不是“餐馆评论专栏”的吗？
记 者 怎么啦？我是个美食家，但我的主业是电影。那大导跟我多少年的交情了！他筹拍《东方小姐》……

明 明 你是说那个讲一群三点式“舞女”的……
记 者 没错！我就知道你会有兴趣的，我告诉他了，还给了他你的玉照。
明 明 你怎么会有我的照片？你……
记 者 小美人。他已经很有兴趣了，他要亲自见你，亲自面试！
明 明 噢。（不在乎地走开）
记 者 嘿，知道有多少人在那儿排着队托人情，只求让那导演看一眼？
明 明 那又怎么啦。在中国还有多少人排着队想见我一面呢。
记 者 哟！还真牛呢，可你那是在……
明 明 在中国，怎么了？我可不想去演那丢人现眼的“小姐”，丢中国人的脸！
记 者 可这是美国呀，你还想演伟大的中国英雄？再说，你不是有美国血统吗？你丢啥中国人的脸！
明 明 可我生了一张中国人的脸！我可不想去丢这张脸来讨你们美国男人的欢心！
记 者 ……OK！没啥了不起的。那角色也就一花瓶，China Doll！
明 明 你——这个骗子！
记 者 我骗你啥了？“东方小姐”还能不是花瓶？哼，随便找个亚洲小鸡来演一演容易得很。不是我吹，那些日本小鸡越南小鸡菲律宾小鸡，还在争着跳到我们床上来抢呢。

明 明 Fountain 餐馆关门了！
记 者 好极了！你以为我真的喜欢你廉价的中国小鸡？做你的梦去吧！别跟我装清高啦。我告诉你，中国鸡就是中国鸡，贱就是贱。你浇上什么样的卤汁也是白搭！（转过身，缓缓摘下记者的帽子和假发，突然狠狠地扔进侧幕。演员现在卸掉了那讨厌的记者角色，看到明明走到平台上坐下，走过去用表情和手势向她表示歉意，明明不理他。他无奈走到舞台旁边，换上 John 的衣服和假发）

John （梦游一般）请问，我可以点一个菜吗？
明 明 （起来，说梦话般）当然。我的领班马上就来。
John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蝴蝶和她的影子”？
明 明 （似仍未醒）蝴蝶？菜单上没有，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个什锦拼盘，拼成两个蝴蝶……（忽然看清 John）你什么意思？我的餐馆关门了。
John 你刚才是在做梦？
明 明 也许。
John 有一个关于蝴蝶的梦。你刚才梦见了蝴蝶吗？那一定很美。
明 明 你好像是个诗人？

John 很希望是……

明 明 那你是什么？

John 其实你早就问过我。

明 明 对不起。

John 不过我很高兴你接受了我的建议。

明 明 你的建议？

John 中国音乐，古典的……也不记得了？看来我们虽然不相识，趣味倒是相通的。

明 明 请问你究竟是……

John 我叫 John Hodges，在一个法律事务所工作。

明 明 律师？噢，律师平时做些什么？

John 很枯燥的。你真想知道？

明 明 Why not？

John 好吧。比方说，我今天早上 8:20 走进办公室，打开电脑，进入……

明 明 你们管犯罪的事吗？

John 你碰到这方面的麻烦了？

明 明 你说侮辱人是犯罪吗？

John （关切地走过去，看着她）告诉我……

明 明 算了，没那么严重。我会……习惯的。

John 找个地方喝点茶，聊聊？

明 明 （打量 John 一阵，突然）为什么不去个酒吧喝点酒？

John 行啊，要是你……

明 明 哎！（止步）那你那蝴蝶拼盘怎么办？

John 再说吧。

明 明 好吧。走。

第六场 酒吧夜话

【明明与 John 进入想象的酒吧。

明 明 喝点什么？

John 我喝杜松子酒。（看到明明拿出一张大钞）你这是干什么？不……

明 明 （阻止他）做我的客人。

John 不不……

明 明 Why not？只能是男的请女的出去？特别是美国男人请东方女子？（走到古筝前）Hello，一个杜松子酒，一个蓝色夏威夷。（接过无形的酒）谢谢，不用找了。

明 明 Cheers！（一下喝一大口酒，有点噎住）

John 你喝太快了。

明 明 我干什么都快。
John 那倒是。一下唱成个明星，一下又到美国开起了餐馆。这才多久呀，你已经……

明 明 怎么你也是什么都知道？噢，你是个律师。律师先生……
John 请不要那样叫我，你并不想跟我谈法律问题。
明 明 哦？那你知道我想跟你谈什么？
John 你……并没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谈，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到一个酒吧来，平生第一次。

明 明 那……你走吧！
John OK，但至少得让我品完这杯酒吧？这是一位迷人而又大方的中国女士送给我的美酒，可不能糟蹋了。

明 明 你觉得中国女性“大方”很奇怪吗？
John 不，好像中国女孩都很大方，是不是？尤其是上海的……（耳语）
明 明 “白富美”！你怎么知道的？
John 猜猜？
明 明 你遇到了中国的客户，所以你要找一个中国的……
John 不！
明 明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知道你是律师——美国律师太多了。你帮人打官司吗？帮中国人打官司？
John 其实，一百多万美国律师里，真的出庭打官司的很少。
明 明 那你……
John 主要是查卷宗，做调查……
明 明 啊！原来你“调查”了我……
John “调查”可是要有人委托的，费用还不低呢。
明 明 要多少钱？
John 你想要我帮你“调查”什么吗？
明 明 一小时多少？（John 笑而不答）我知道很贵的，一小时就是一个 iPhone 吧？（John 还是笑而不答）还是两个？
John 那是大公司业务的价格，你那个餐馆嘛，好像还不……
明 明 噢！你只接大客户，我那种小店根本进不了你的法眼！
John 不不不。怎么说呢？……我这人出了办公室就再也不想谈生意。（拉她的手，慢慢跳起舞）

明 明 刚才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们中国人老爱在在喝酒的时候谈生意，你不喜欢？
John 什么？中国人老爱在喝酒的时候谈生意？哈哈，有意思！可你肯定不是来跟我谈生意的，你在中国根本就不懂怎么做生意！
明 明 你凭什么这么说？
John 哦，你懂吗？

明 明 我不懂……我不懂！（一口喝干杯子里的酒）我什么都不懂！（把杯子一扔，听到杯子在远处掉地上打碎的声音）Sorry！我赔，十倍！

John Sorry！明明，不懂生意又怎么啦？你是个艺术家！

明 明 我不是，不是！我什么都不是！

John 你是的！可你为什么抛弃了你的理想？

明 明 理想？那是小学生作文的题目。理想！一辈子都在追求她，又一辈子都在准备抛弃她！

John 其实，我也……

明 明 你也想要抛弃什么？（没有回答）你不喜欢当律师？

John ……我们说点别的？

明 明 那你喜欢什么？

John 喜欢……跟你一块，聊聊天……

明 明 斗斗嘴？

John 对，只要是跟你一块。

明 明 跟“我”一块？因为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

John 不，你是个聪明过人的中国女子。

明 明 反正你就是要找个“中国女子”？

John Why not？因为我喜欢你好听的中国名字，喜欢你好看的中国餐馆，还特别喜欢你好吃的中国将军鸡……

明 明 唯独不是因为你要做中国生意？（伸手去托他的下巴）

John （将计就计夸张地学她的醉态）啊！你还真有做中国生意的关系？……那不更酷啦！什么生意？贸易？专利？还是买地皮？干脆收购公司吧！IBM？Macy's？还是麦当劳肯德基？嘿！把你的将军鸡做成“肯德鸡”，做到中国去！

明 明 （情绪突然跌下来）妈呀，又是个“记者”！

John 什么！我怎么成“记者”了？

明 明 就是说——（指一指观众）他们都明白——骗子。

John （一愣，怒不可遏）你骂我是骗子？你……

明 明 不是骗子，你还真有路子？

John 什么？什么“路子”？

明 明 你不是连 IBM 都能买吗？你不是连肯德基都能买吗？

John 只要有人有钱想买，我当然可以帮他去谈呀。

明 明 没门路你谈个屁！

John 我是律师，我有法律！你……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律师做的事吗？

明 明 （一愣）你说得对。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懂！（坐下，把脸藏在双手后面，抽泣起来）

John 不不不！我说得太夸张了，对不起，都怪我……（递纸巾给她）

明 明 哼，谁知道你什么鬼肚肠。

John 你……还是不相信我？

明 明 我又不认识你。我不过是随便叫个人陪我来喝一杯。

John 我可不是随便，我认识你……

明 明 那我们……明天再来？

John 只要你愿意。

明 明 真的？要是后天……

John 后天不行，我有个……

明 明 约会？

John 哦？你怎么知道的？

明 明 算了，我该回去结账了。

John 明明，干嘛把自己这么死死地拴在餐馆的账台上？

明 明 哼，你倒是说说，你为什么要当律师？你不是说很枯燥吗？

John （下意识地为他生活辩护起来）所以我一有空就看书、看戏，看电影，周末就“下乡”去划独木舟，“上山”去野营、滑雪……

明 明 你也“上山、下乡”？

John 明明，告诉我你的“上山、下乡”？……那山怎么样？美不美？

明 明 美，美极了……

John 你在那儿唱歌？（明明摇头）可你后来考取了歌舞团？

明 明 考了，没取。

John 噢，是一位导演发现了你，让你一夜之间成了闻名全国的明星？

明 明 你……到底是怎么“调查”我的？

John 你从来不把跟顾客聊天说的话放在心上，我可是记住了。

明 明 这些事我也跟人说了？说得太多了……

John 明明，你为什么要抛弃你的理想，当你刚刚在艺术中找到自己，在你一生中第一次实现你的梦的时候……

明 明 我也不知道，真的。就因为外公找到了我，寄来了飞机票？我都没见过他，他对我意味着什么？美国又意味着什么？一个全新的世界，无穷无尽的机会？更大的成就？更耀眼的星光？天知道！第一次坐上飞机，滑翔在天边的云海，连着二十个小时，我一点也不想合眼，是因为兴奋呢，还是在做白日梦？

John 好像是个梦中的梦。

明 明 可不是你们说的“美国梦”。

John 那是“中国梦”吗？

明 明 你怎么会懂“中国梦”？那些连我也说不清的梦？

John 我也有我的梦，我也说不清的，我的“中国梦”。

明 明 算啦！回到现实中来吧，现实！我终于来到了美国，竟是来忘却我那做了一辈子的梦。在这儿，事情了结得这么简单，简单

得就像打碎一个鸡蛋！

John 不，不，不……（摇头）

明 明 你还想来劝我？省了这份心吧！（沉默）对不起，我知道你是好意。我知道有很多招考的机会，可我去干嘛？我是丛林里跑出来的猩猩吗？

John 谁这么说了？！……那么，你想……回去吗？

明 明 （沉默有顷）我老是在做这个梦……

【《长相思》古筝音乐起，伴以李白的诗：

长相思，思长安，卷帷望月空长叹。

孤灯不明思欲绝，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绿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第七场 竹排与小河

【明明着做工考究又带现代特色的中式服装上，走圆场。她在寻找遥远的回忆。

【志强穿一件做工粗糙的西服。他挽着裤腿，手持竹篙——仍然是放排舞，但不如以前顺畅了。他常要用力撑篙才能使排前进。他太累了，停下排，走上河滩。

明 明 你是谁？

志 强 你是谁？

明 明 我是明明！

志 强 我是志强。

明 明 你……你回来了？志强！

志 强 （躲开）你……也回来了？你也来参加庆祝大典？

明 明 庆祝大典？

志 强 水坝、水库、水电站，这条叫我丧生的小河，今日要归天。

明 明 归天？

志 强 水库大坝正在合龙，这河就要死了。

明 明 难怪我找不到那些熟悉的地方了。你们怎么能毁了这美丽的小河呢！

志 强 所有的小河都要汇到大水库里，通过水坝，变成一条大河。我们有了高压电，我们有了大轮船……

明 明 那些清清的溪流呢？那卵石细沙的河滩呢？那河里漂的翠竹呢？那么美的景色，都要叫高压电网罩起来，叫冒黑烟的轮船拖走了

吗？怎么一点也不想到要保护祖宗传下来的……

志强 保护什么？那些变幻无常的小河？你是从“天堂”下回来？没经过我们的危险，没尝过它的苦果……

明明 No！No……

志强 噢，你是外国人了！你是来看看异国情调、自然景色……

明明 我是明明！你……人生中第一次死的威胁，第一次……爱……噢，就让那回忆都葬在这死去的小河里吧，何苦自做多情回来找它呢？

志强 不不不！我们可没想伤你的感情，既然来了，就去参加一下庆祝大典吧，去看看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你一定会喜欢的，去吧！（跳上竹排）

明明 等等！你怎么还在竹排上？庆祝大典在哪？

志强 （手指上游）在那上头。

明明 那你怎么往下走？

志强 我……这是我最后一次放排！一会儿大坝合上了龙，这河就要干了，再也叫不回来！（急欲走）

明明 那怕什么！牺牲这小河，为的是高压电和大轮船。你不是很高兴吗？为什么还要去放这最后一次排？居然从隆重的庆祝大典溜出来！

志强 我……我说不明白！千百年了，我们生在这河边，干在这河上……葬在这河里。如今她要去了，我想得来送送她，最后一次了！……你说应不应该？

明明 不！

志强 为什么不？

明明 你就不该让她走！既然你也怀旧，既然你也有你珍惜的回忆……

志强 回忆毕竟是回忆，未来才是未来！我们要电力呀，我做梦也想着开大汽船。

明明 完了，我那小河淌水的回忆全完了。

志强 不能为了个人的伤感情调而牺牲集体财富，不能只顾哀伤怀旧而不抬头向前看。我们要现代化，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你懂吗？！

明明 我懂，我当然懂！你以为小河淌水就一定生不出钱来？为什么不在这儿建个旅游点？把放排变成一种消遣——既有冲浪的技巧，又有荡舟的飘逸，再加上两岸的一片翠竹，西方人会爱得发疯的！

志强 真的吗？

明明 可是太迟了！大坝已经在那合龙，看，水已经越来越浅，这排就要卡在这儿了！

志强 不！要是真能赚来外国洋钱，我们给外国游客重新开一条小河怎么样？马上就打报告！

明 明 真的？
志 强 说不定还要找点外国投资？你看，有没有可能？
明 明 现在你看我像个外国商人了？
志 强 不不不，你是海外爱国华侨，噢不，爱国海外华侨！反正就是爱国……
明 明 就叫我明明。
志 强 明明，你愿意帮我们来搞这个合资项目吗？
明 明 那你，志强，要在这儿负责。
志 强 OK！
明 明 现在，我对你有个个人的忠告。
志 强 说吧。
明 明 请你脱了这西装。
志 强 为什么？
明 明 我也说不清，反正，看起来很可笑。
志 强 （感到受了侮辱）你什么意思？！我们乡下人就不配穿西装？
明 明 不是这个意思。西装对你不合适！再说，这是什么西装？拙劣的仿造！（脱下他的西装上衣，露出里面的中式小褂）瞧，这多好！人家要看的是你们的传统，为什么不就穿这个？
志 强 你是说，我们应该世世代代穿着老祖宗的农民衣裳，圈个代代不变的农民博物馆，吸引有钱的西方人来看我们出洋相？
明 明 不对不对不对！！你以为我是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上？你以为我没有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告诉你，我比你更知道我们要民族自尊心，就因为我住在外国！求求你听我的话，扔了这可笑的西装吧！
志 强 （抢回西装，搭在右肩上）你住在外国，你就可以来教训我！
明 明 志强！我什么也不想教训你……我只是想看看原来的你，像你以前那样，穿着我亲手补过的衣裳，放着竹排，淌着清清的小河……
（他俩都伸出手搭住对方肩膀，慢慢靠近。明明的手碰到志强肩上的西装，拉下。第二场烤火舞的音乐响起，二人各抓住西装一角慢慢拉来拉去，最后明明拉过去，让它掉在地上）
志 强 噢，你是来找你失去的梦的。这么远，可真不容易。哎，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建设……
明 明 （一怔）我……在美国还有生意，你们正需要……那儿的美金……
志 强 那你就快回去。给我们寄美金来，别带任何教训。我们会还你钱的，利息也照样算清。
明 明 不！不！志强……那不是你说的！你不该对我说那样的话！志强……
志 强 我的话都说了，你还想要什么？
明 明 你……是志强吗？
志 强 你那“志强”早死了。不记得了？

明 明 记得，当然记得。可你是……
志 强 别管我是谁。（扛起竹篙）给我们寄美金来，别带教训。（越来越轻）寄美金来，别带教训……
明 明 志强！（捡起地上的西装看，慢慢抱在怀里）我会的……
【上空落下当年她送给志强的怀表，她一把抓住放到耳边，好像听到什么声音，打开一看，慢慢地，她的脸上阴转多云、少云……
【《小河淌水》的音乐起，志强放排的影子出现在白布幕后面……

第八场 独木舟俱乐部

【想象的河上，John 与明明坐在一个想象的独木舟里。John 缓缓地划着桨。明明仿佛心不在焉地用手撩着水。

John 你不是说志强死了吗？
明 明 我说了那是个梦。
John 真的是……梦？
明 明 中国人相信，人死了会托梦。
John 那你……还会去找他吗？我是说，他还会托梦给你吗？
明 明 这跟你有关系吗？
John ……好吧。那我只问跟我有关系的——你。
明 明 你问吧。
John 坐在我面前的是曾在梦里变成蝴蝶的明明呢，还是正在梦中变成明明的蝴蝶？
明 明 在那个世界时，好像属于这里；到了这个世界来，又变成那儿的了。哪儿也不是，哪儿都……
John 能游在两个世界之间，得到双方的精华，你这不是得天独厚吗？我可是羡慕你呢。
明 明 你是说我应该常回去？
John 你是这样打算吗？
明 明 又来套我的话！不该告诉你那个梦的。
John OK！我什么也不问了，就听你说。（夸张地做出乖乖听故事状）
明 明 真佩服你的好性子。我这人太敏感，太好斗，你干嘛这么迁就？我既不是正宗中国人，更不是中国女才子，对你的中文一点帮助也没有。
John 你以为我还要找人帮我学中文？
明 明 哦？当了律师，没了兴趣？
John 恰恰相反！其实我倒是可以给你一点你很需要的帮助。
明 明 谢谢，我需要的东西，我自己会挣去。
John 那可是挣不来的东西。

明 明 美国还有挣不来的东西？
John 我要给你的不是美国的——你不愿接受的金钱，而是中国的——你自己祖先的文化。

明 明 天呐！我要你来教我中国文化？你算老几？
John 鄙人何人无关宏旨，留神鄙人所测之字。

明 明 哈！咋不说你是——
John “气功大师”！承让承让。区区小技，不足为人道也。小姐请把玉手给我。

明明 （伸手给他）给。你以为我会信这一套？
John 小姐之名，明明——
明明 哇！多神呀，连我的名字都算得出！
John 小姐之名大有深意焉：左为日，右为月，相映生辉者也。此日与月，既为相对，又极相协，此即阴阳二极相反相成之旨耶。是以光亮，光辉，光明！

明 明 我的名字还有这么多名堂？哎！这跟我的未来有啥关系？
John 未来一片光明，倘小姐能平衡自身之两极，有如日月之相映生辉。
明 明 你是说我应该……
John 道之主旨乃逍遥游，摒弃一切物质利诱，道会将你引到那至高至乐的境界，任自由的灵魂去做你最喜爱的事业。

明 明 不！就是在这“自由世界”里的“自由选择”让我抛弃了艺术，我曾经喜欢过的“艺术”被人看成了没有尊严的玩物！
John 创造你自己的世界，为你自己，为爱你艺术的人。道已然派遣一名君子来帮你建设未来。他会操心一切经济问题，让你的灵魂自由自在。

明 明 我感谢他的慷慨，但是，我能自己站起来。
John 道要的不是站，道要游，要飞，自由自在。说吧，你怎么选择？……快！

明 明 我会让你失望的。
John 为什么？
明 明 因为我们不一样。
John 怎么不一样？你在中国是美丽的，在这儿也……
明 明 （打断）蝴蝶也很美，她跟庄子的世界合吗？
John 你错了！庄子大师喜欢他又是庄子又是蝴蝶，二者都是道。（吟将起来，打起舞蹈化的太极）“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明 明 等等！这都是古文？你能说这么漂亮的古文！你……
John 听出来了吗？这大鹏究竟是鸟，是鱼，还是庄子自己？

明 明 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这鬼东西！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中国的……

John 我是中国哲学博士，伯克利的。（坐回到“船”上）

明 明 （转身慢慢靠近 John，突然收住，转回来）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

John 什么事？

明 明 使劲划一阵独木舟！

John 又要比赛？那我的问题……

明 明 一会儿就回答你。哎，赛船不也是“逍遥游”吗？

John 我们还可以玩一种更像你放排的运动！

明明 什么？

John 上善若水，道行如水！

【他们下船，拿起滑水的绳子——前面一艘想象的汽艇拖着。他们越滑越快，越滑越快，最后戛然而止，一切归于寂静。

【他俩离开滑水板，筋疲力尽。John 搂着明明。

John 怎么样，是不是逍遥游？

明 明 太棒了！……可就是——再溜再爽再逍遥，总不是自己在游，总有个身外之物在牵着。

John 那可不是我哟。咱俩都是让同一条船牵着……这就叫同舟共济！

明 明 你可真会说话！博士，这就是你的……哲理？

John 你不也很会吗？明明，能不能让我……爱你？（凑上前去接吻）

明 明 （手指点在他嘴上）哎，刚才那滑水得花好多钱吧？

John 怎么又想到钱上头去了？这难道是中国式的浪漫！不用付钱！

明 明 怎么可能？

John OK，我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

明 明 OK，那一年会费要多少？

John 明明，难道你还在当老板？

明 明 你还在把我当外人？那就算了。

John 看你，又使性子！告诉你行了吧？八千，不算太贵吧？

明 明 OK……现在，我可以正式答复你了。

John 什么？……快！

明 明 （要他坐下）我决定了，继续开我的餐馆，还要拓展业务；你呢，辞掉律师工作，全心全意去宣讲中国哲学。

John （跳起来）不可能！

明 明 为什么不？

John 我……在中国还有业务，他们在等着我去……

明 明 啊！你去过中国？！你骗了我！

John 我没有！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没去过中国？

明 明 哼！你真的在做中国生意？

John 你看，我一点也不需要你来帮我，我倒是可以帮帮你呢！

明 明 不，你必须让我**帮**你！我会“操心一切经济问题，让你的灵魂逍遥自在”，这会让我更喜欢我的生意，让我觉得赚钱也更有意义！

John 明明！我的中国法律事务也很有意义呀！

明 明 不！John，你应该去做更有意义的工作！你更懂中国文化，而且你是美国人！快去写你的书，做你的演讲，说你的中国梦去！让世界上那些向往美国梦的人也来做做中国梦！也许以后你会少一点律师们的奢侈；可我保证，你一定还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你放心，我付得起！

John 明明，你把我整个打懵了！

明 明 谁让你的中国梦点醒了我呢？

John 你让我去做中国梦，可你呢？

明 明 支持你的中国梦呀，只是得用美国方式。

John 这不全乱套了？我请了这么多观众朋友来，是来解决你的问题的！（对观众）嗨，记得我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吗？看了她的表演了，快鼓掌啊！Come on! Give her a big hand!

明 明 （伸手制止观众的掌声）郝志强！你以为他们会听你的？看看这是哪儿，你做梦做糊涂了吧？

John 啊？你是说，咱俩都是在……梦游？

明 明 不是梦游，是……祖国大地上的中国梦，引咱俩一起穿越到了上海，2014年的上海！

John 啊！这是在上海？

明 明 上海戏剧学院，这些都是**我**请来的朋友！（对观众）你们说，我跟他谁更有道理？

John 你……太厉害了！

明 明 你不早就看出来了吗？咱俩该换换角色啦！

John 换角色？（向明明拱手欠身行礼）

【明明潇洒地拉过他的手，骑士般象征性地用嘴轻轻一点。定格。

剧终

首演：1987年7月1日 上海艺术剧场

英文版首演：1987年10月1日 纽约 Henry Street Settlement

复演：2014年5月7日 北京朝阳9剧场

剧本修改：2014年9月27日